

# 戀愛，結婚，上班 這些生活都是我編的

三明治

「我結婚了。」  
已經近十年沒有見面的好友萱祝我生日快樂時，我對她說。

「恭喜啊，是個什麼樣的人？」她在微信上回復道。

「是A廠的碼農，我給你看照片。」說著，我傳過去一張從他朋友圈存下來、從一張合影中截出來的單人照。

「挺帥啊。」萱說。

她不知道，我甚至沒有和「新郎」在現實中正式打過招呼。

事情要從2018年說起。

那年我25歲，患抑鬱症四年，每天依靠最大劑量的度洛西汀續命。藥物僅僅能維持我不產生想死的念頭，我依舊沒有一點力氣給未來做打算。可是已經碩士畢業一年，無法再在家裡賴下去了。于是我收拾行囊奔赴北京，準備投簡歷找工作。

可事與願違。

也許是因為抑鬱整日沒有力氣，連基本的家務都無法應付；也許是出于對自己一百六十多斤體重的自卑不敢面對社會；再或者只是習慣了一一不上班多輕鬆，上班多累。幾個月過去，我甚至沒有做一份簡歷。

我繼續接受父母的資助，每月6000元。在媽媽眼中，即使剛工作的時候無法養活自己，也好過終日呆在家中。可事實上，我白天在北京街頭晃蕩，打卡一些名勝古跡，有時乘長途大巴去京郊的古鎮遊蕩，偶爾也會在機票打折時飛去南方度個短假。從朋友圈上發的圖片內容看，大家都會覺得我在北京業餘生活豐富，估計有份不錯的工作。

而事實上，無業遊民的夜晚是難熬的。

北京房租高昂，我租的地方比較偏僻，不通地鐵，是酒店式公寓裡的一個小房間，15平，廚房廁所一體。雖然離CBD公交只需40分鐘，但周圍配套極差，沒有大型商場超市，也沒有可散步的公園。每天大車很多，灰塵漫天。不上班看似自由，卻與社會脫節，沒有來自同事的社交，尤其當夜幕降臨，孤獨潛滋暗長，簡直將我整個人吞沒。還好我接觸到了T圈。

T是一款誕生于90年代的經典遊戲，而T圈則是該款遊戲的特殊玩法。因為戰鬥的隨機性高，你無法預測看似熟悉的劇情下一秒會突然發生什麼，一不小心就會導致玩家全局崩潰。這種玩法對玩家的操作要求高，玩法小眾，所以這個圈子很小。

我琢磨我的其他愛好——閱讀、寫作、手賬都太女性化，唯獨這個圈子顯著地男多女少，或許能在這裡找到心儀的對象。因為這款遊戲非常老，混跡這個圈子的都是90年代就能接觸到電腦的人，這群人的綜合條件基本不會太差。雖然我也並沒報太大希望。

因為都在北京，我和T圈的男生舟熟了起來。

舟畢業于北京一所985大學，小我一歲，剛剛碩士畢業入職一家互聯網大廠。因為他性格外向，加之我從高中起就學文科，基本沒有從事理工科行業的朋友。抱著「瞭解一下程序員的生活是怎樣的、為以後寫小說積累素材」的想法，我和舟成了很好的朋友。舟也問我做什麼工作。雖然整日懶散，但那時的我依然有一顆想要「年薪百萬，走上人生巔峰」的心。我關注了不少金融行業同齡人裡的翹楚，拆出他們分享在社交平台的經歷拼貼重組，告訴舟我在一家諮詢公司工作。不主要負責公司海外上市業務。

謊言便從這裡開始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天生叛逆，小學高年級時，我因為不滿當時幾名任課老師任意補課、隨意辱罵學生的行為，開始「在腦海裡寫小說」。小說裡的我什麼都干，想罵哪個老師就罵哪個老師，想不上課就不上課，稱得上「整治校園」。我覺得這挺有意思，在腦子裡想想根本不犯法。

到初三時，課業壓力太大，迫使我終於寫下「腦海裡的小說」，于是我「整治校園」的故事在班級廣為傳閱，同學稱我為「才女」。

現在回想這段經歷，我才意識到之所以這麼做並不是為了「博取虛名」，而是在自救。對現實的無法適應，使我不得不在現實世界以外創造一個「虛構世界」。在那裡，



我才是快樂的。

從此之後，「虛構」成了我的本能。不同于15歲時的我，25歲時的我已經不再滿足于寫小說了，只有向陌生人親口描述「虛構的人生」，才能填補內心對現狀、對自己的不接受。

北京足夠大，我的住處到舟的住處坐地鐵要兩小時，這給了肥胖且無業的我充足的不見面理由。我有時會在朋友圈曬一些週末在北京看劇、遊覽博物館的照片，他也會出于禮貌問我好不好玩，但他顯然更喜歡宅家打遊戲。

漸漸的，我知道了他出生于北方的一個省會城市，父母都在國企工作。我知道了他的薪資水平、室友、組長和同事。知道他從小偏科，數理化算小天才，寫作水平卻連考核時的自評都憋不出來。

一面承擔著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一面隱忍著獨居、不與社會接觸的孤獨，我依然選擇賴在北京。大概潛意識裡，我希望自己慢慢好起來。我希望能找到工作、融入團隊，拿到高薪，在真的閒暇時間去打卡網紅餐廳博物館。

可事與願違，家人給我介紹了一份工作，我無法忍受低薪和工作強度，只干了兩天就辭職。我終於不得不離開北京。那是2019年，我對舟尚未生出特殊的情愫，只是「非常好的朋友」。

記得決定辭職的那一天，我站在地鐵屏蔽門前，望著玻璃裡自己的倒影，思考了一秒鐘「真的要放棄已經離『向舟描述的生活』接近了的工作嗎」，轉而在下一秒鐘就心疼自己的身心健康，毫不猶豫的做出了決斷。抑鬱之後，我好像能夠更自如地在現實世界與虛構世界中絲滑切換。虛構不下去了就撤，然後再虛構。反正一切都只是為了讓自己開心一點。

我對舟和我的父母說，當諮詢師太累，打算回家備考公務員。實則我只是找了個冠冕堂皇的借口繼續呆在家裡罷了，畢竟上班也罷，備考也罷，都很累。

2019年秋天，T圈裡一個令人矚目的男生睿出現了，而睿的出現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之後三四年的命運。

睿是T圈世界紀錄保持者，現實中博士在讀。有一天我突然對他產生了好奇，就利用他直播時透露出的零散信息在互聯網上「人肉」了一下他。不搜不知道，他居然本碩博均就讀于香港大學，我甚至搜到了他高考那年媒體對他的報道。就在那一瞬間，我喜歡上他。或許是因為，他擁有的是我渴望的人生吧。

除了學業，他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喜歡讀明清小說，「三言二拍」讀了許多遍；會寫小說；本科時是系籃球隊隊長；鋼琴十級。

雖然我高中也就讀于全市最好高中的奧賽班，但我身邊並沒有這樣的天才。那一刻我覺得，如果我也這麼優秀，大概不會再對自己這麼不滿了。

我對睿愈發著迷，去微博上搜他名字的縮寫加籍貫，搜到了一個女生發的一條微博。看微博的內容，她似乎也喜歡睿。我便在微博上聯繫了她，她叫雯。後來，雯成了我2019至今最好的朋友，也是我虛構人生故事最忠實的聽眾。

彼時雯在北京讀博，她問起我在哪工作。因為剛剛報名天津市公務員考試，我羞于提起自己家裡蹲的身份，便對她說我在天津的某局工作。我不知這是我對未來的希冀，還是「報名等於考上」的自負。而她那時正在走天津某大廠的面試流程，她說她還挺想去，多認識個朋友也好。

我們的話題圍繞睿展開。雯對我說睿高她一屆，是她從小到大崇拜的偶像。就在我們愈發親密之時，疫情爆發了。封控期間，她在家寫畢業論文，我則無所事事的家裡蹲、讀閒書。閒暇之餘，我們會分享在直播間與睿聊天時獲取到的他的現狀。我們一起追完了那年很流行的《青春有你2》。

疫情解封後，我又開始了持續了多年的在街上無所事事的遊蕩——在我地處河北小城的家鄉壓馬路，從家走到市中心，因為呆在戶外比起在家讓心情更好一些。另外我發

現在貼近大自然的時候，我虛構人生的思維也更加迸發。

在漫長的閒暇時光裡，我又跟雯編織出我在天津擁有一份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每天下班後在海河邊散步的美好生活，頻繁承諾她來天津工作後帶她吃遍各種小吃。也許是疫情封控的時光讓我過于孤獨，我比任何一次都更依賴我虛構出的生活。

直至雯畢業季將至。我的公務員考試因為疫情的緣故推遲了。我早就習慣鬆散，並沒有認真複習。眼看離考試只剩一個月，我只好對雯說我精神狀況欠佳，需要住院。實則開始閉關學習，衝刺考試，暫時把每日沉溺在虛構中的生活拋之腦後。

或許出於骨子裡尚未磨滅的自信，我好像覺得只要疫情過去，我自然而然的就會過上我對雯描述的生活。從未想過「如果不能」的情況。以至於2020年8月，我考試落榜，編造的事實坍塌，我無力承受，經歷了驚恐發作。每日吃不下飯，清晨吃一口就會吐，只有晚飯能勉強吃一點。可謊言還得繼續，我只能跟她說，我的精神狀況不再適合留在天津，決定辭職回老家，考老家的公務員。

沒臉沒皮，撒起謊來順暢絲滑。我的心裡竟沒有一絲內疚的漣漪。

雯的職場之路開始得不算順利——儘管她讀博已經非常辛苦，但讀書和工作仍舊不能相提並論。她所在的大廠以高強度工作著稱，每天的工作時間基本都維持在10小時。在這種情況下，她需要一個寄托來緩解高強度工作帶來的痛苦。于是她喜歡上了同一部門的同事琦。琦是個帥哥，性格溫和，對新同事也很耐心，在天津有套由父母還貸的139平住房。唯一不太合適的是，小她三歲。

在經歷了工作外時間的微信聊天、出外團建時一起看星星的曖昧舉動之後，終于，2021年初，雯在外出吃飯回家的地鐵上對琦告白了。

我對她佩服有加，畢竟，像琦這樣內斂的性格，不告白就不會成功，告白了還有一半成功的可能。他們順利的在一起並不久後同居了。

此後與雯的聯繫為我提供了戀愛的一個切口——畢竟我已家裡蹲數年，自然沒有戀愛的可能。唯一一個每日聯繫的好朋友承擔起了向我描繪戀愛是什麼樣子的職責。我在微信中目睹他們第一次接吻，第一次嘗試sex，第一次通宵熬夜幫對方解決工作上的難題……我開始羨慕雯的狀態——之前可以說一點也不羨慕，畢竟高強度的工作不是我能承受的。可她的戀愛好像讓我看到，一個人只有成為社會的一份子——而非家裡蹲與社會脫節，才有戀愛的可能。

更加讓我羨慕的是，不同于我虛構出的生活，她的生活是真實的。她說他們在一起了就是在一起了，她發來的深夜琦替她裝電腦硬盤的視頻是真實的。

自她戀愛之後，我們的關係似乎變得不對等了。似乎一切話題都由她來主導，或許是這種被動讓我感到不適，我決定反客為主，也為自己虛構一個男友。2018年在T圈認識的舟便成了我的first choice。

舟名校畢業，大廠工作，長相小帥，完全可以稱得上一位像樣的男友。而且，我和舟本就是很好的朋友，我們的聊天記錄雖算不上曖昧，但完全可以用鍋為舟太直男，用來冒充我們的戀愛細節並非什麼難事。

同時也因為，那段時間正處人生低谷，需要一個虛擬的「螢火」帶我走出黑暗。于是我向雯宣稱，我和舟戀愛了。

恰巧，在我剛剛開始「虛構戀愛」的時候，舟所有的好朋友都結婚了，他恰巧面臨「只剩我是單身狗了」的尷尬。也許是為了緩解這種尷尬，他確實做了些有些曖昧的事——例如每天下班時都向我報備（互聯網大廠下班時間不固定）。2021年8月，他所在單位因為一則職場性騷擾醜聞登上熱搜，他與我一起八卦了這起醜聞一整晚。後來該大廠徹查了將內網帖子外洩的員工，舟專門跟我說，看下來不是女朋友就是老婆傳出去的，還好你沒給我傳出去。這絲絲縷縷的陪伴逐漸讓我產生了依賴。

可相較我向雯的描述，這所謂的曖昧則完全不夠看。我對雯說，我和舟在夏天伊始便一起旅遊，kiss，在我漫長的抑鬱時光裡他每天都遠程陪伴著我。我們在一個秋光冉冉的下午發生了關係。

這大抵是我心中想要的一種依靠。我索然無味的避世生活也只有在我向她描述這位「虛構男友」時才擁有一絲絲甜。

2022年，雯和琦開始備婚。我也終于結束了漫長的家裡蹲生涯，入職了天津的一家事業單位。

離開社會太久，我對職場可以說一無所知。但曾經在互聯網上捕捉到的一條信息深深得我心：在體制內如果單身，盡量說自己對像在外地，以免無休止的相親。

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入職第一天便被單位的主要領導問及男朋友找好了嗎，幾乎沒有過腦的，我將舟的信息上報。



人，他們在東方剛剛發亮時就已經來到了自己負責的街區。他們認真清掃街面，將無用的垃圾清運到垃圾站點，並協助前來的裝運車裝走。有用的則進行分類，運往廢品回收站賣掉，換些錢補貼自己的用度。雖然這份工作薪水微薄，但好在有了屬於自己的活動區域。清晨打掃完街道也就意味著完成了必須的工作，剩下的時間都屬於自己。其他時間，穿著統一的制服在自己的轄區轉轉，也不必擔心被人驅趕。可以一邊監督不文明的衛生行為，一邊收集別人遺棄的尚可利用的東西。

然後打破哈利維雅清晨寧靜的是吉普妮引擎的轟鳴，現在的吉普妮掉了一切不需要的東西。沒有了售票員，司機前面的後視鏡變得又長又大，足以讓他看清後面的一切情況。哈哈，包括喇叭也沒了，因為一腳油門，車子引擎和排氣筒的聲浪足以震撼路人。吉普妮都是招手即停的，但在人員上下相對集中的停靠地點，都已經有人指揮車子停靠安排人們上下車。他們動作誇張聲音高亢，司機也都會自覺的給他們些錢，畢竟他們也付出了勞動，讓停靠點兒變得安全高效還杜絕了因為爭搶客人而引發的紛爭。

去年的各項統計數據紛紛出爐，讓人們興奮的一項就是赴美勞工表現亮眼。去年一共有9315人赴美工作，其中以建築工人、海員、醫護人員為主。他們從美國匯回來的美元真的讓一家老小過上了好日子！在美國當護士甚至比在哈利維雅當醫生的薪水還高！現在，哈利維雅醫科大學、卡諾大學的護理專業已經是熱門專業了，報考的人急劇攀升。

(O八一)